



【特稿】

醉舟與愛——巴黎奧運側記

●綠騎士

編按：「聖火從浪漫的歐洲傳到實際的新大陸了。願愛的訊息也隨着奧運傳遞不息。」巴黎奧運會暫告一段落，帕奧（殘奧）緊接舉行。旅法香港作家、畫家綠騎士以細膩的心靈，近距離觀照巴黎奧運，反思面臨崩潰的傳統價值、綠的爭議、場地安置，以及民族自信，並被運動的激情、中國心與滿溢巴黎的愛所感動。

主辦機構：香港作家聯會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執筆前兩天，帕拉林匹克（Paralympic，簡稱帕奧或殘奧）聖火在發源地英國史托克·曼戴維爾（Stoke Mandeville）點燃後，經英法海底隧道抵達歐洲大陸，並於八月二十八日開幕式在香榭麗舍大道巡遊到協和廣場，成龍獲選做火炬手之一，引起影迷熱烈反應。

巴黎奧運在千憂萬恐下終於圓滿閉幕，使人大大舒了口氣。花都是深受恐襲威脅的高危城市。此外，法國示威和罷工也是家常便飯，三日一小示、五日一大罷，開幕前夕已有些組織呼籲各式罷工來癱瘓此項盛會。加上政治氣氛混亂低迷，戰雲陰影重重，極右派如日方中，政府匆匆重組內閣，仍未覓得新首相。馬克龍總統宣布開幕時強顏歡笑，奧林匹克聖火在熱氣球中升空，照亮了巴黎之夜。

法國教育家皮埃爾·德顧庭（Pierre de Coubertin）在一八九四年復興了始於公元前七十六年在希臘的奧林匹亞運動會，推動了這個四年一次的全世界盛事。今次奧運法國作東道主，自是特別雀躍。

醉舟

開幕式充滿幻覺、夢囈般的氣氛，使人想起蘭波的〈醉舟〉：
……我是失蹤的船，纏在大海的青絲裏……
……辛辣的愛使我充滿醉的昏沉……

這場大「騷」，反映出法國革命精神的遺傳，反叛與浪漫到骨子裏。

有史以來第一次，走出奧運主場，以全城為場景，河像一條長頸鍊，串珍般連起了沿岸地標性建築，進行長達四小時充滿創意的大匯演。各國選手在船上沿塞納而下，逾三千名演出者，將體育、歷史與多元文化配合。作出高雅與通俗相伴、緊扣時代氣息表演。

不過有好些問題。不少環節以LGBTQ和多元愛情掛帥，引起很多法國人嘩然，怒責在全球性舞台上，以小部分人的傾向，歪曲了法蘭西人的形象。

執政者以包容為名義，近年對「中性」推動不遺餘力，例子不勝枚舉。如在重要如身份證的「家庭手冊」中，再不寫「父」和「母」，代以「家長一」和「家長二」。為了一小部分人，大家就沒爹娘了。



▲晚上看帶着奧運聖火的熱氣球準備上升。（黎家岳攝）



▲城中最美的亞歷山大三世橋，為奧運單車、游泳及鐵人三項比賽場地。向右岸可望到大皇宮玻璃穹頂，大皇宮是劍擊等項目比賽場所。（J.Gosselin攝）

另一段引起激烈爭議的是模擬名畫《最後的晚餐》，以變性王后代替耶穌和十二門徒。藝術總監湯瑪士·祖利（Thomas Jolly）聲言靈感來自荷蘭畫家貝勒提（Bijlerti）的作品《諸神的盛宴》。但若將此兩圖作比較，模擬卻明顯接近《最後的晚餐》。宗教取向與奧運無關，何必藉着「自由」的名義大為侮辱天主教，卻絲毫不敢諷刺伊斯蘭？明顯是欺善怕惡之舉。

這牽涉到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定義，自非三言兩語可說清。但「互相尊重」應是最起碼的底線。在法國，正如在不少西方國家，傳統價值面臨崩潰，「左膠」大鬧天宮，彷彿法國大革命以文化形式在民間重演，人們若稍為不同意一些偏激立場便會輕易被戴上保守或極右的帽子。而這一切，幕後都是政治和經濟勢力在掙角。

另一點涉及美的準則，例如最後晚餐盤中升起藍色酒神，惡俗得使人作嘔，卻有些人覺得十分有趣可愛。一個人的蘋果是另一個人的毒藥。其實又是深遠的意識形態導流的後果。我知道不需作比較，但不能不想到北京奧運開幕式一場接一場傳統與現代交織的驚艷。

綠的爭議

這是有史以來最「綠」的奧運，引起極多爭議，如硬紙板床、不設冷氣等。招待運動員的餐點逾百分之六十是素食，有些團隊要帶來自己的廚師，對於以美食馳名的法國是極大諷刺。

巴黎市政府希望利用奧運會作為加速城市長期環保政策的載體，所以奧運村將會用作民居，城中很多道路改成人區。「綠」的城市計劃當然好，但操之過急，未能全面配搭，民怨載道。

多年來政府無力處理露宿者問題，花都有些地區成了露天難民營。而這些流浪人的帳幕，最近忽然都不翼而飛了。平日只清掃一次的街道近日清掃兩次，髒亂的城市面目一新。此外，近年來東方遊客成為被搶劫的主要對象，奧運期間全世界小偷雲集，政府動用了高度保安措施，雖仍有搶竊等事件，竟也沒有大案。又有義工幫忙指引遊客。市民都希望這曇花一現的美景會在奧運後繼續下去。只怕像《仙履奇緣》的故事，午夜時鐘敲響，魔法頓然消失，美麗公主打回灰姑娘的原形。

風采滿京華

不少賽事都是在歷史悠久的場地舉行，所以各旅遊重點都被看台佔領和欄柵包圍，普通遊客就參觀不到這些名勝了。這些安置留待作帕奧賽地。這樣大規模的活動自然會替市民帶來諸多不便。例如住在河邊的居民回家都要出示通行證，不過多數仍喜悅地沾染到節日氣氛。到處都是說外語、尤其是英文的人，氣氛很國際化。各區公園都有為奧運而舉辦一些免費活動，設有大型銀幕直播比賽，並提供舒適乾淨的躺椅，又有帶異國風情的表演和給小孩的活動。公園收拾得很整潔，有衛生服務員定時去撿拾地上棄紙。市民都說要讚一讚！

還有單車奪獎健兒隊伍巡遊過巴黎各區。在卓卡狄露（Trocadéro）人權廣場上，獲獎選手巡遊，吸引了人山人海。開幕後聖火在市中心的德麗利（Tuileries）公園展出，都是有意與眾同樂。四萬五千志願者的努力，功勞不淺。

中國心

很多中國華僑熱心投入這項盛事。我不禁想到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，有些老華僑在電視機前，看到唱起《歌唱祖國》時，老淚縱橫。他們在異國從掙扎到耕耘，大半輩子的辛酸在歌聲中溶化。時隔十六載，勤儉精明的旅法華僑在各方面大大發展，以新氣勢匯進時代。奧運中好些項目都採中國先進科技支持，當地華商亦投入不同環節的工作，亦有主動組織的青年義務團，特為中國同胞提供當地服務。

許多僑領雖然明知在河邊看台上只能看到開幕式的一部分，仍不惜重金購買最貴的A類票，在雨中熱切等候。在中國選手隊的船經過時高高揮舞巨大的五星旗，讓健兒們看到同胞為他們打氣。華僑紛紛到各賽場支持中國團隊，嗓子都喊啞了。朋友觀看中國乒乓球女團打贏日本選手那次，雖然明知不應將歷史仇恨與實事拉在一起，但仍不無想到激昂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是當年抗日的救亡曲，百感交集。

中國團隊不斷創造奇蹟：溫州籍「中國飛魚」潘展樂在二十歲生日那天拿下中國隊奧運第一面游泳金牌。巴黎來自國內的華僑以溫州人佔大多數，浙江同鄉自是特別興奮。中華健兒光芒不能盡錄。



▲巴黎市政廳前為奧運馬拉松起跑點。（J.Gosselin攝）



▲奧運羽毛球女子雙打賽，中國隊奪冠軍和亞軍。（黎家岳攝）

中國國歌一次又一次伴着選手高舉金牌升起時，全場中國人都合唱，場面極為熱烈，使人心頭洶湧。而很多時，這些耀目的星星背後奮鬥的故事比他們的成就更使人震撼。

民族自信

勝利者的歡呼下蓋着無數失敗者的痛哭，是所有比賽的先天藍圖。體育精神本是以自我超越為主，要參賽便要有輸得起的勇氣。但現實中往往有很多經濟政治等外來壓力。

例如今次很惹人注目的競技體操男子團決賽事件，因蘇煒德兩次掉槓的大失誤將金牌拱手送日本，為千夫所指。而閉幕式插播的「失誤集錦」更出現此片段，直如火上加油。

勝利時歡天喜地，失敗時傷心欲絕，當然是人之常情。但無數網民像中了極端民粹主義的「降頭」，體育與政治意識形態掛勾，把失誤的選手罵得似是喪權辱國，其實亦反映出一種民族自卑心理。多數西方國家都不會當選手失誤是拋了國家的臉。幸好亦有較開明的反應，有些網民指出其實觀眾應多欣賞和鼓勵選手艱苦的拼搏。更觀察到不少網民已漸擺脫「金牌情意結」。奪得金牌當然高興，但並不迫切靠此來證明自己強大。這個新現象反映出民族自信的增長。

我很記得多年前夏天經過一條德國小村，正值世界盃德國與西班牙總決賽。該村更是德國教練的出生地，在村中人擠得黑壓壓的廣場直播，可以想像人們的興奮。最終德國輸了，觀眾沒精打采地散去。我們與幾個人談起，語帶安慰。他們表示當然很失望，但又舒然說：「不過只是場遊戲。」從這小事反映出，他們雖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，民族自信底蘊深厚。

愛

開幕式中不斷強調「愛」。尤其是Celine Dion壓軸，她在與病魔苦戰五年後復出，高歌Edith Piaf的經典名曲Hymne à l'amour（《愛之頌》）：「天可崩，地可裂，只要你愛我，全世界我都不在乎……」歌聲響徹世界那一剎那，人間紛爭都不重要了。

各出賽場地的圍幕都以粉紅與藍作主調，由不同圖案組成，其中一款是一個巨大的心，映遍全城。

閉幕式上奧運籌委會「靚仔主席」艾斯坦古（Tony Estanguet）在一番語重心長的演詞中，插入了溫馨的一句：「這段期間從未試過有這許多求婚。」很法蘭西式的結語。原來共有七段奧運姻緣，其中有中國羽毛球選手劉雨辰當着全世界向金牌黃雅瓊求婚……都是被巴黎的浪漫細菌傳染了。丘比特應參加帕奧，定會獲失明射箭金牌。

彈丸之地的香港，出了兩名金牌得主。張家朗沉着應戰，風度翩翩，永不言棄，技術以外的心理素質更值金牌。江旻德說：「剛拿下世界第一的排名時，就會把勝負看得很重。人越大就越輸不起……這樣很容易會錯失了當下。」皈依了佛教的她希望能做到放下執着，以平常心坦然面對成敗。更希望「大家都可以增長慈悲心，令世界變得更好。」這大愛的理想，正是奧運精神的最高境界。

從神秘金衣人和空中鋼琴師，到湯告魯斯橫衝直撞的電單車，聖火從浪漫的歐洲傳到實際的新大陸了。願愛的訊息也隨着奧運傳遞不息。

帕奧選手以驚人意志戰勝身體缺陷，更震動人心。此文見報之際，比賽已近尾聲，想當有不少感人的成績。

（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、畫家。）

【創作園地】

福州吟五首

●黃坤堯

街頭燒烤排檔

達明夜市聚春園。煮蜆煎蠔牛串燻。
啤酒一升江海闊，紅霞上臉泛微痕。

福州西湖

古堞斜陽醉墨圖。朝來漫步傍西湖。
老榕翠浪波心蕩，一葉輕舟隔水呼。

三坊七巷

三坊七巷鼓樓廬。衣錦文儒光祿居。
橄欖汁甘留雅韻，烏牆黛瓦樹扶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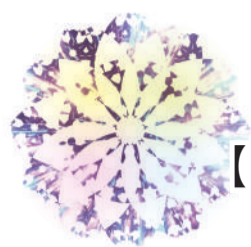
夜遊上下杭遇雨

古色斑斕舊戲台。霓虹光影古榕隈。
狂雷暴雨閩川裏，新海潮鋪湧浪來。

立秋如意

如意輕搖扇底風。西湖秋韻聽寒蟲。
中流擊楫揚威武，林樹徐高仰碧穹。

（作者為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。）



【萬花筒】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《豐子愷》——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

●盧偉力

編按：新城劇團應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，策劃今年「藝文薈」三場活動，其中於五月二十四日，由新城劇團藝術總監盧偉力博士主持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的介紹，並邀得豐子愷孫兒豐羽博士分享。盧偉力作為此劇的編導，撰此文向讀者講述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的設計心得。

前言

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新城劇團策劃今年的「藝文薈」活動，希望把藝術與文學交匯的審美體驗帶給讀者。三場活動，包括杜甫、蘇東坡兩位古代大詩人，以及中國現代漫畫鼻祖豐子愷。三晚活動都直接關連新城劇團「文化中國劇場」演出。五月二十四日的「藝文薈」，以「《豐子愷》——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」為題，我們邀請了豐子愷的孫兒豐羽博士來分享。豐羽兒童時代與爺爺常在一起，有珍貴的感受。接着，我作為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的編導，介紹演出構想。為使讀者從豐子愷的文字去體會了解他，我們安排演員朗讀他的代表散文。「藝文薈」活動中段，還加插口琴演奏豐子愷恩師李叔同寫詞的名曲《送別》。



▲圖為舞台劇《豐子愷》劇照。豐子愷一生愛家愛國，敬愛老師、尊重每一個人。這份善美的人格，是對抗種種逆境的力量。

生命中的溫度

「我爺爺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他的溫度。」豐子愷最小的孫兒豐羽在對談發言時，以這句話開始。豐羽說豐子愷常常抱他，也畫過他。

豐子愷有多名子女，最小的兒子豐新枚是在中日戰爭時，豐子愷帶着家眷走難到大後方途中所生。生產時遇風險，幸好母子平安。在逃避戰火中誕生，為全家帶來生存希望，取名「新枚」，意味春天來時樹木的新枝。豐羽是豐新枚的兒子，六十年代末出生，那時正值「文化大革命」非理性急風暴雨，豐子愷本人被批判，受到很大衝擊，波及兒女。但是豐子愷一家老少守望，在民族劫難中，滲透倫理關愛。豐羽的出生，像他父親一樣，都在民族苦難當中，都為豐子愷帶來安慰，取名「羽」，是飛行想像，物輕而意遠。

豐羽接過了姑姑豐一吟棒，擔任豐子愷國際文化交流協會會長，策劃了很多展覽，近年編了《豐子愷家書》，收入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豐子愷給兒女的家書，內容涉及他晚年在困境中的溫暖的生命感覺，反映他作為父親的無微不至。

豐羽概括介紹豐子愷出生、成長、求學時遇上恩師李叔同、夏丏尊，在日本學習時發現竹久夢二畫作的魅力，而有回中國後的「子愷漫畫」。

「豐子愷一生重家庭，在抗戰期間，他在城區教書，一到周末，會買糖果回鄉鄰的家，與家人談天說故事。」從豐羽的形容，我們彷彿聽到豐子愷一家人的笑聲。

《豐子愷》舞台劇

一般人所認識的豐子愷，是漫畫家。由上世紀二十年代中，以其充滿童心的筆觸和倫理關懷的視角，用中國筆墨，描畫了孩童相、社會眾生相、古典詩詞相、自然相等漫畫，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響。

豐子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？他一生的遭遇與他的藝術有什麼關

連？這是二〇二三年我編導新城劇團《豐子愷》舞台劇的出發點。

在看過好些豐子愷生平、年譜，他本人的畫作、文章、翻譯文字，乃至豐子愷的家書，他與家人的照片之後，我感受到一個有血有肉的文化青年一生守護善美的念想與價值，到晚年，在人身與尊嚴受衝擊時，仍然以平常心，處之泰然。於是，我把《豐子愷》舞台劇的戲劇想像設定為：時代對藝術家的挑戰和考驗。

《豐子愷》的戲劇框架

二十世紀，在動盪的中國，無數悲歡離合、家破人亡，許多人意志消沉，嘆息生逢亂世，但亦有人堅守善念，默默耕耘，無論環境如何艱難，都力所能及地充實自己，以自己的才華滋潤在苦難中的心靈。《豐子愷》通過漫畫家豐子愷（一八九八—一九七五）青年、中年、晚年三個時期，呈現他善美高格、德藝有情的一生，以舞台上血有肉的人文關懷戲劇處境，承托今天在時代中思索未來的香港觀眾。豐子愷青年時追隨李叔同、夏丏尊等人確立藝術教育的信念，貫串全劇，在抗日戰爭帶着一家人走難的日子，在晚年受到政治運動衝擊的日子，初心不變。

豐子愷一生愛家愛國，敬愛老師、尊重每一個人。這份善美的人格，是對抗種種逆境的力量。

一位奮發青年，一位珍視童心的漫畫家，一位慈愛父親，一位與妻子廝守一生的藝術家，在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」，是如何堅守自我？這是《豐子愷》舞台劇的戲劇行動。所以，整個戲由豐子愷晚年開始，通過扮演豐子愷兒女的七位朗誦隊，我們向觀眾提問：

在不可知苦難當中，如何守護善良的心？

在被剝奪人身自由時，如何繼續過平常的日子？

在不知道今天離去的人能否平安回家時，如何保持希望？

然後，朗誦隊宣告：

回憶是希望的蜜，用記憶對抗沮喪。

我們改變不了環境，但我們不可讓環境改變我們。

接着的戲，是對豐子愷一生幾個階段人格美的回憶。

角色構成

豐子愷的漫畫，以簡約線條，突現生命神采，取材滲透倫理關懷。由人生而藝術，以他的人生為素材的戲劇，在角色安排上，自然首先從倫理出發。中華民族有「天地君親師」一說，概括了倫理關係的幾個方面。《豐子愷》舞台劇中有豐子愷的母親、妻子、兒女，他的一位姐姐豐滿，亦有李叔同、夏丏尊兩位恩師，以及他晚年一位學生、



▲舞台上，老年豐子愷與家人共敘一堂的一幕。

林棹的「粵語」不是方言

●伍嶺

【文化綠蔭】

林棹的文學是不能輕易被分類的，無論文學界如何分析她、評論她，她只管在曠野上奔跑就對了。

出道至今，林棹的兩部作品《流溪》與《潮汐圖》皆獲文學界的青睞，什麼「新南方寫作」與「女性作家」的標籤統統可以撕掉，她在其他作家的眼裏被視為一位「重要的作家」，其作品被視為「重要的小說文體」。出生於深圳的林棹，無疑是近年來南方文學的代表。

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，林棹就是一位普通的打工仔，她從事遊戲設計，賣過花也種過樹，就連林棹這個名字也是「虛構」的，按她自己的說法，其原名叫普通話念起來像某種素食，用粵語念起來像某種肉食。總之是食物。所以她不願公開自己的原名，她用虛構的名字將自己和世界隔着一層距離，而且，她覺得「林」的意象挺好。這大概與她種過樹的經歷相關吧，雙木成林，林棹已在自己的「兩棵大樹」下收穫了應有的文學夢想，她正在種下另一棵——用詞語製造困境，又用詞語突圍的文學世界。

《流溪》和《潮汐圖》兩部作品的主要場景都在珠三角區域，用了大量的粵語寫作，以致作家林白稱其「語言新鮮、繁茂，音調特別，是粵語獨有的鏗鏘」，且「有強烈的詩性」。

在此，我想簡單說一說她的「粵語」與她文學的關係。

林棹深知廣東人的幽默感、實用，不拘泥於形式和觀念的特點。「比如《潮汐圖》裏的商販，眼界寬了，心態就輕鬆。」她覺得廣東沿海就是這樣的氛圍，信息從四面八方來、很多元，不是單一路徑、單一成份。

這大概是粵語地區的特點，雖然在故事之外沒有方言，但粵語文化隨處可見。比如寫到沙面時，林棹提及的勝利賓館就有些來歷。賓館前身是一八八八年所建沙面酒店，後來改建為域多厘新酒店。「域多厘」，是粵語音譯的「勝利」。所以，身為作家，林棹開始關心歷史，不僅是關心粵語這種方言，而是將方言代入進相關舊事，而許多往事又是基於四面八方的背景，這些都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，包括粵語。

很小的時候，林棹就清晰地認識到，身處多方言環境下會對許多事物有所感知。她在一次訪談中說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她就讀的小學裏，上課的老師來自五湖四海，有着各種各樣的口音。不同方言和它們所代表的或強勢、或弱勢的地域會成為一種隱秘的壓力施加給孩子。這種經驗可能是多方言或多語言地區的孩子們共有的。在特定環



▲《豐子愷》舞台布景。上方三副題為「轟炸」的畫作配合下方逃難戰火的豐子愷一家。

一位俄文老師。

幾年前在構思《豐子愷》劇本時，看到他母親對他成長影響很大。豐子愷幼年喪父，所以特別孝順母親。我本來想以一位中國慈愛父親的孝順故事，展開《豐子愷》劇情。但是，在看過豐子愷年譜之後，發現了一個在豐子愷親人中重要的角色——豐滿——比他長七歲的三姐姐。

豐滿是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新青年。一九二二年初，懷身孕的豐滿，決心與丈夫離婚，到上海找豐子愷。她在豐子愷的租住房開始她自主的人生。豐子愷為姐姐離婚一事奔走，到律師樓簽紙；豐子愷夫婦二人視豐滿的女兒為親生。豐滿母女一直與豐子愷一家生活，從二十年代，到抗戰，直到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。《豐子愷》舞台劇，特別強化豐滿、豐子愷姐弟二人的戲，側面寫五四新文化運動。

在豐子愷人生中，除了廝守一生的妻子，還有同甘共苦的姐姐。豐子愷三十歲那天皈依佛教，豐滿在同一天也皈依佛教，二人的法師是弘一大師（李叔同）。豐子愷的天地是慈悲天地，在以回憶為戲劇行動的戲中，我們以舞台蒙太奇展現現實的困境與意識的自由。於是舞台上會有青年與晚年豐子愷。

文如其人

豐子愷是畫家，他亦是散文家、翻譯家。今天看他的文字，自然通達，是白話文運動的佳作。「藝文薈」當晚，我們選讀了〈漸〉（一九二五）、〈楊柳〉（一九三五）、〈談自己的畫〉（一九三五）三篇文章的片段。當中，〈漸〉是香港與大陸中學生熟悉的，〈談自己的畫〉是研究豐子愷的入門基本文章，而〈楊柳〉則道破了豐子愷隨緣的生命觀。以下是〈楊柳〉的開始，本文亦以此作結：

因為我的畫中多楊柳樹，就有人說我喜歡柳樹；因為有人說我喜歡柳樹，我似覺自己真與楊柳樹有緣。但我也曾問心，為什麼喜歡楊柳？到底與楊柳樹有什麼緣？其答案了不可得。原來這完全是偶然的：昔年我住在白馬湖上，看見人們在湖邊種柳，我向他們討了一小株，種在寓屋的牆角裏。因此給這屋取名為「小楊柳屋」，因此常取見慣的楊柳為畫材，因此就有人說我喜歡楊柳，因此我自己似覺與楊柳有緣。

隨緣自在，人間情味，這就是豐子愷。

（本文圖片由新城劇團提供。作者為戲劇博士、新城劇團藝術總監、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編導。）

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

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<https://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>
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

明月灣區